

南华真经注疏卷之三十

<p> 尧以天下让许由，许由不受。又让於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曰：以我为天子，犹之可也。虽然，我适有幽忧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〔疏〕尧许事迹，具载《内篇》。姓子，名州，字支父，怀道之人，隐者也。尧知其贤，让以帝位。以我为帝，亦当能以为事，故言犹之可也。幽，深也。忧，劳也。言我滞竟幽深，固心忧劳，且欲修身，庶令合道，未有闲暇缉理万机也。夫天下至重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况他物乎。〔疏〕夫位登九五，威跨万乘，人伦尊重，莫甚於此，尚不以斯荣贵损害生涯，况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。唯无以天下为者，可以托天下也。〔疏〕夫忘天下者，无以天下为也，唯此之人，可以委托於天下也。舜让天下於子州支伯。子州支伯曰：予适有幽忧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〔疏〕舜之事迹，具在《内篇》。支伯，犹支父也。故天下大器也，而不以易生，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。〔疏〕夫帝王之位，重大之器也，而不以此贵易夺其生，自非有道，孰能如是。故异於流俗之行也。舜以天下让善卷，善卷曰：余立於宇宙之中，冬日衣皮毛，夏日衣葛絺；春耕种，形足以劳动；秋收敛，身足以休食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遥於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。吾何以天下为哉。〔疏〕姓善，名卷，隐者也。处於，顺於四时，自得天地之间，逍遥尘垢之外，道在其中，故不用天下。悲夫，子之不知余也。遂不受。於是去而入深山，莫知其处。〔疏〕古人淳朴，唤帝为子。恨舜不识野清#1，所以悲叹。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，石户之农曰：卷卷乎后之为人，葆力之士也。〔疏〕户#2字亦有作户者，随字读之。石户，地名也。农，人也，今江南唤人作农。此则舜之友人也。葆，牢固也。言舜心志坚固，力动苦，腰背卷卷，不得归休，以此勤劳，翻来见让，故不受也。以舜之德为未至也，於是夫负妻戴，携子以入海，终身不反也。〔疏〕古人荷物，多用头戴，如今高丽犹有此风。以舜德化，未为至极，故携妻子，不践其土#3，入於大海州岛之中，往而不反也。大王亶父居邠，狄人攻之；〔疏〕亶父，王季

之父，文王之祖也。那，地名。狄人，猥狁也。国邻戎虏，故为狄人攻伐。事之以皮帛而不受，事之以犬马而不受，事之以珠玉而不受，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。大王直父曰：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，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，吾不忍也。子皆勉居矣。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。〔疏〕事，奉也。勉，励也。奚，何。狄人贪残，意在土地，我不忍伤杀，汝勉力居之。且吾闻之，不以所用养害所养。因杖策而去之。民相连而从之，遂成国於岐山之下。〔疏〕用养，土地也。所养，百姓也。本用地以养人，今杀人以存地，故不可也。因柱杖而去，民相连续，遂有国於岐阳。夫大王直父，可谓能尊生矣。能尊生者，虽贵富不以养伤身，虽贫贱不以利累形。今世之人居尊爵者，皆重失之。见利轻亡其身，岂不惑哉。〔疏〕夫乱世浇伪，人心浮浅，徇於轩冕以丧其身，逐於财利以殒其命，不知轻重，深成迷惑也。越人三世弑其君，王子搜患之，逃乎丹穴。而越国无君，求王子搜只得，从之丹穴。王子搜不肯出，越人熏之以艾。乘以玉舆。〔疏〕搜，王子名也。丹穴，南山洞也。玉舆，君之车辇也。亦有作王字者，随字读之，所谓玉辂也。越国之人，频弑君主，王子怖惧，逃之洞穴，呼召不出，以艾熏之。既请为君，故乘以玉辂。王子搜援绥登车，仰天而呼曰：君乎，君乎，独不可以舍我乎。王子搜非恶为君也，恶为君之患也。若王子搜者，可谓不以国伤生矣，此固越人之所欲得为君也。〔疏〕援，引也。绥，车上绳也。辞不获免，长叹登车，非恶为君，恐为祸患。以其重生轻位，故可屈而为君也。韩魏相与争侵地。子华子见昭僖侯，昭僖侯有忧色。〔疏〕僖侯，韩国之君也。华子，魏之贤人也。韩魏相邻，争侵境土，干戈既动，胜负未知，怵惕居怀，故有忧色。子华子曰：今使天下书铭於君之前，书之言曰：左手攫之则右手废，右手攫之则左手废，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。君能攫之乎？〔疏〕铭，也。攫，提取也。废，斩去之也。假且书一铭记投之於前，左手取铭则斩去右手，右手取铭则斩去左手，然取铭者必得天下，君取之不？以取譬谕，借问韩侯也。昭僖侯曰：寡人不攫也。〔疏〕答云：不能斩两臂而取也。子华子曰：甚善。〔疏〕叹君之言，甚当於理。有是观之，两臂重於

天下也，身亦重於两臂。韩之轻於天下亦远矣，〔疏〕自，从也。於此言而观察之，则一身重於两臂，两臂重於天下，天下又重於韩，韩之与天下，轻重之#8远矣。今之所争者，其轻於韩又远。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。〔疏〕所争者疆畔之间，故於韩轻重远矣，而必固忧愁，伤形损性，恐其不得，岂不惑哉。僖侯曰：善哉。教寡人者众矣，未尝得闻此言也。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。〔疏〕顿悟其言，叹之奇妙也。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，使人以币先焉。〔疏〕鲁侯，鲁哀公，或云鲁定公也。姓颜，名阖，鲁人，隐者也。币，帛也。闻颜阖得清廉之道，欲召之为相，故遣使人赍持币帛，先通其意。颜阖守陋闾，直布之衣而自饭牛。〔疏〕苴布，子麻布也。饭，饲#9也。居疏陋之闾巷，着粗恶之布衣，身自饭牛，足明贫俭。鲁君之使者至，颜阖自对之。使者曰：北颜阖之家与？颜阖对曰：此阖之家也。使者致币，颜阖对曰：恐听者#10谬而遗使者罪，不若审之。〔疏〕遗，与也。不欲授币，致此矫辞以欺使者。使者还，返审之，复来求之，则不得已。故若颜阖者，真恶富贵也。故曰，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绪余以为国家，其土苴以治天下。由此观之，帝王之功，圣人之余事也，非所以完身养生也。〔疏〕绪，残也。土，粪也。苴，草也。夫用真道以持身者，必以国家为残余之事，将天下同於草土者也。今世俗之君子，多危身弃生以殉物，岂不悲哉。凡圣人之动作也，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。

〔疏〕殉，逐也。察世人之所适往，观黎庶之所云为，然后动作而应之也。今且#11有人於此，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。是何也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。夫生者，岂特随侯之重哉。〔疏〕随国近濮水，濮水出宝珠，即是灵蛇所衔以报恩，随侯所得者，故谓之随侯之珠也。夫雀高千仞，以珠弹之，所求者轻，所用者重，伤生徇物，其义亦然也。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之於郑子阳者曰：列御寇，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〔疏〕子阳，郑相也。御寇，郑人也，有道而穷。子阳不好贤士，远辞之客讥刺子阳。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。子列子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〔疏〕命召主仓之官，令与之粟。御寇清高，辞谢不受也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

望之而拊心曰：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乐，今有饥色。若过得遗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岂不命邪#12。〔疏〕与粟不受，天命贫穷，嗟悦拊心，责夫罪过。故知御寇之妻，不及老莱之妇远矣。子列子笑谓之曰：君非自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遗我粟，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其卒，民果作难而杀子阳。〔疏〕子阳严酷，人多怒之。左右有误折子阳弓者，恐必得罪，因国人逐獬狗，遂杀子阳也。

楚昭王失国，屠羊说走而从於昭王。〔疏〕昭王，名轸，平王之子也。伍奢伍尚遭平王诛戮，子胥奔吴而耕於野，后至吴王阖闾之世，请兵伐楚，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。其时昭王窘急，奔走奔随，又奔於郑。有屠羊贱人名说，从王奔走。奔走之由，置在下文。昭王反国，将赏从者，乃屠羊说。屠羊说曰：大王失国，说失屠羊，大王反国说亦反屠羊。臣之爵禄已复矣，又何赏之有。王曰：强之。屠羊说曰：大王失国，非臣之罪，故不敢伏其诛；大王反国，非臣之功，故不敢当其赏。王曰：见之。屠羊说曰：楚国之法，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，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国而勇不足以死寇。吴军入郢，说畏难而避寇，非故随大王也。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，此非臣之所以闻於天下也。正谓司马子綦曰：屠羊说居处卑贱而陈义甚高，子其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。〔疏〕三旌，三公也。亦有作珪字者，谓三卿皆执珪，故谓三卿为珪也。屠羊说曰：夫三旌之位，吾知其贵於屠羊之肆也；万鍾之禄，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；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。说不敢当，愿复反吾屠羊之肆。遂不受也。原宪居鲁，环堵之室，茨以生草；蓬户不完，桑以为枢；而瓮牖一室，褐以为塞；上漏下湿，匡坐而弦#13。〔疏〕原宪，孔子，姓原，名思，字宪也。周环各一堵，谓之环堵，犹方丈之室也。以草盖屋，谓之茨也。褐，粗衣也。匡，正也。原宪家贫，室唯环堵，仍以草覆合，桑条为枢，蓬作门扉，破瓮为牖。夫妻二人各居一室，逢雨湿而弦歌自娱，知命安贫，所以然也。子贡乘大马，中绀而表素，轩车不容巷，往见原宪。〔疏〕子贡，孔子，名赐，能言语，好荣华。其轩盖是白素，裹为绀色，车马高大，故巷道不容也。原宪华冠纵履，杖藜而应门。〔疏〕纵，蹶也。以华皮为冠，用藜藿为杖

，贫无仆使，故自应门也。子贡曰：嘻，先生何病？原宪应之曰：宪闻之，无财谓之贫，学而不能行谓之病。今宪，贫也，非病也。子贡边巡而有愧色。〔疏〕嘻，笑声也。逡巡，却退貌也。以俭系奢，故怀惭愧之色。原宪笑曰：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，仁义之慝，舆马之饰，宪不忍为也。〔疏〕慝，奸恶也。饰，庄严也。夫趋世侯时，希望富贵，周旋亲比，以结朋党，自求名誉，学以为人，多觅束修，教以为己，托仁义以为奸慝，饰车马以衒矜夸，君子耻之，不忍为之也。曾子居卫，缁袍无表，颜色肿唼，手足胼胝。〔疏〕以麻缁袍絮，复无表裹也。肿唼，犹剥错也。每自力作，故生胼胝。三日不举火，十年不制衣，正冠而缨绝，捉衿而肘见，纳屣而种决。

〔疏〕守分清虚，家业穷窳，三日不营熟食，十年不制新衣，绳烂正冠而缨断，袖破捉衿而肘见，履败纳之而根#14后决也。曳纵而歌《商颂》，声满天地，若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。〔疏〕歌《商颂》响，韵吁突商，察其辞理，雅符天地，声气清虚，又谐金石，风调高素，超绝人伦，故不与天子为臣，不与诸侯为友也。故养志者忘形，养形者忘利，致道者忘心矣。〔疏〕夫君子贤人，不以形挫志；摄卫之士，不以利伤生；得道之人，忘心知之术也。孔子谓颜回曰：回#15来。家贫居卑，胡不仕乎？颜回对曰：不愿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，足以给饘粥；郭内之田十亩，足以为丝麻；鼓琴足以自娱，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。回不愿仕。孔子愀然变容曰：善哉回之意。丘闻之，知足者不以利#16自累也，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，行修於内者无位而不忤。丘诵之久矣，今於回而后见之，是丘之得也。〔疏〕饘，糜也。忤，羞也。夫自得之士，不以得丧骇心；内修之人，岂复羞惭无位。孔子诵之，其来已久，今劝回仕，岂非失言。因回反照，故言丘得之矣。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：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阙之下，奈何？〔疏〕瞻子，魏之贤人也。魏公子名牟，封中山，故曰中山公子牟也。公子有嘉遁之情而无高蹈之德，故身在江海上而隐遁，心思魏阙之下荣华，既见贤人，借问其术也。瞻子曰：重生。重生则利轻。〔疏〕重於生道则轻於荣利，荣利既轻则不思魏阙。中山公子牟曰：虽知之，未

能自#17胜也。〔疏〕虽知重於生道，未能胜於情欲。 瞻子曰：不能自胜则从，神无恶乎？ 〔疏〕若不胜於情欲，则宜从顺心神，亦不劳忘生嫌恶也。 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，此之谓重伤。重伤#18之人，无寿类矣。 〔疏〕情既不胜，强生抑挫，情欲已损#19，抑又乖心，故名重伤也。如此之人，自然夭折，故不得与寿考者为济类也。 魏牟，万乘之公子也，其隐岩穴也，难为於布衣之士；虽未至乎道，可谓有其意矣。 〔疏〕夫大国王孙，生而荣贵，遂能岩栖谷隐，身履艰辛，虽未阶乎玄道，而有清高之志，足以激贪励俗也。 孔子穷於陈蔡之间；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糝，颜色甚惫，而弦歌於室。 〔疏〕陈蔡之事，《外篇》已解。既遭饥馁，营无火食，藜菜之羹，不加米糝，颜色衰惫而歌乐自娱，达道圣人，不以为事也。 颜回择#20菜，子路、子贡相与言曰：夫子再逐於鲁，削迹於卫，伐树於宋，穷於商周，围於陈蔡，杀夫子者无罪，藉夫子者无禁。弦歌鼓琴，未尝绝音，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？

〔疏〕仕於鲁而被放，游於卫而削迹，讲於宋树下而司马桓魋欲杀夫子，憎其坐处，遂伐其树。故欲杀夫子，当无罪咎，凌藉之者，应无禁忌。由赐未达，故发斯言。 颜回无以应，入告孔子。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：由与赐，细人也。召而来，吾语之。子路、子贡入。子路曰：如此者可谓穷矣。 〔疏〕喟然，嗟叹貌。由与赐，细碎之人也。命召将来，告之善道。如斯困苦，岂不穷乎。 孔子曰：是何言也。君子通於道之谓通，穷於道之谓穷。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，其何穷之为。故内省而不穷於道，临难而不失其德，天寒既至，霜雪#21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陈蔡之隘，於丘其幸乎。 〔疏〕夫岁寒别木，处穷知士，因难显德，可谓幸矣。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，子路拊然执干而舞。 〔疏〕削然，取琴声也。拊然，奋勇貌也。既师资领悟，彼此欢娱也。 子贡曰：吾不知天之高也，地之下也。古之得道者，穷亦乐，通亦乐。所乐非穷通也，道德#22於此，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。 〔疏〕夫阴阳天地有四序寒温，人处其中，何能无穷通否泰邪。故得道之人，处穷通而常乐，譬之风雨，何足介怀乎。 故许由娱#23於颖阳而共伯得乎丘首。 〔疏〕共伯，名和，周王之孙也，怀道抱德，食封於共

。厉王之难，天子旷绝，诸侯知共伯贤，请立为王，共伯不听，辞不获免，遂即王位。一十四年，天下大旱，舍屋生火，卜曰：厉王为祟。遂废共伯而立宣王。共伯退归#24，还食本邑，立之不喜，废之不怨，逍遥於丘首之山。丘首山，今在河内。颖阳#25，地名，在襄阳，未为定地是也。故许由娱乐於颍水，共伯得志於首山也。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，北人无择曰：异哉后之为人也，居於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。不若是而已，又欲以其辱行漫我。吾羞见之。因自投清泠之渊。〔注〕孔子曰：士志於仁者，有杀身以成化，无求生以害仁。夫志尚清遐，高风邈世，与夫贪利没命者，故有天地之降也。〔疏〕北方之人，名曰无择，舜之友人也。后，君也。垄上曰亩，下曰畎。清泠渊，在南阳西崕县界。舜耕於历山，长於垄亩，游尧门阙，受尧禅让，其事迹岂不如是乎？又欲将耻辱之行污漫於我。以此羞惭，遂投清泠也。汤将伐桀，因卞随而谋，卞随曰：非吾事也。汤曰：孰可？曰：吾不知也。汤又因务#26光而谋，务光曰：非吾事也。汤曰；孰可？曰：吾不知也。汤曰：伊尹何如？曰：强力忍垢，吾不知其他也。〔疏〕姓卞，名随，姓务，名光，并怀道之人，隐者也。汤知其贤，因之谋议。既非隐者之务，故答以不知。姓伊，名尹，字贙，佐世之贤人也。忍，耐也。垢，耻辱也。既欲阻兵，应须强力之士；方将弑主，亦藉耐羞之人；他外之能，吾不知也。汤遂与伊尹谋伐桀，克之，以让卞随。卞随辞曰：后之伐桀也谋乎我，必以我为贼也；胜桀而让我，必以#27我为贪也。吾生乎乱世，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，吾不忍数闻也。乃自投稠#28水而死。〔疏〕漫，污也。稠水，在颍川郡界。字又作桐。汤又让务光曰：知者谋之，武者遂之，仁者居之，古之道也。吾子胡不立乎？务光辞曰：废上，非义也；杀民，非仁也，人犯其难，我享其利，非廉也。〔疏〕享，受也。废上，谓放桀也。杀民，谓征战也。人#29犯其难，谓遭诛戮也。我享其利，谓受禄也。吾闻之曰，非其义者，不受其禄，无道之世，不践其土。况尊我乎。吾不忍久见也。乃负石而自沈於庐水。〔注〕旧说曰：如卞随务光者，其视天下也若之外，人所不能察也。斯则谬矣。夫轻天下者，不得有所重也，苟无所重，则无死地

矣。以天下为之外，故当付之尧舜汤武耳。淡然无系，故泛然从众，得失无繫於怀，何自投之为哉。若二子者，可以为殉名慕高矣，未可谓外天下也。〔疏〕庐水，在辽西北平郡界也。昔周之兴，有士二人处於孤竹，曰伯夷叔齐。二人相谓曰：吾闻西方有人，似有道者，试往观焉。〔疏〕孤竹，国名，在辽西。伯夷叔齐，兄弟让位，闻文王有道，故往观之。夷齐事迹，《外篇》已解矣。至於岐阳，武王闻之，使叔旦往见之，与盟曰：加富二等，就官一列。血牲而埋之。〔疏〕岐阳是岐山之阳，文王所都之地，今扶风是也。周公名旦，是武王之弟，故曰叔旦也。其时文王已崩，武王登极，将欲伐纣，招慰贤良，故令周公与其盟誓，加禄二级，授官一列，仍牲血衅其盟书，埋之坛下也。二人相视而笑曰：嘻，异哉。此非吾所谓道也。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，时祀尽敬而不祈喜，其於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。〔疏〕祈，求也。喜，福也。神农之世，淳朴未残，四时祭祀，尽於恭敬，其百姓忠诚信实，缉理而已，无所求焉。乐与政为政，乐与治为治，不以人之坏自成也，不以人之卑自高也，不以遭时自利也。〔疏〕为政顺事，百姓缉理，从於物情，终不幸人之灾以为己福，愿人之险以为己利也。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，上谋而下行货，阻兵而保威，割牲而盟以为信，扬行以悦众，杀伐以要利，是推乱以易暴也。〔疏〕遽，速也。速为治政，彰纣之虐，谋模行货以保兵威，显物行说以化黎庶，可谓推周之乱以易殷之暴也。吾闻古之士，遭治世不避其任，遇乱世不为苟存。今天下间，周德衰，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，不如避之以絮吾行。二子北至於首阳之山，遂饿而死焉。若伯夷叔齐者，其於富贵也，苟可得已，则必不赖。高节戾行，独乐其志，不事於世，此二士之节也。

〔注〕《论语》曰：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不言其死也。而此云死焉，亦欲明其守饿以终，未必饿死也。此篇大意，以起高让远退之风。故被其风者，虽贪冒之人，乘天衢，入紫庭，犹时慨然中路而叹，况其凡乎。故夷许之徒，足以当稷契，对伊吕矣。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，虽不俱为圣佐，不犹高於蒙埃尘者乎。其事虽难为，然其风少弊，故可遗也。曰：夷许之之安在？曰：许由之弊，使人饰让以求进，遂至乎之佞也。

；伯夷之风，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^{#33}也，伊吕之弊，使天下贪冒之雄敢行篡逆，唯圣人无迹，故无弊也。若以伊吕为圣人之进，则伯夷叔齐亦圣人之迹也；若以伯夷叔齐非圣人之迹邪？则伊吕之事亦非圣人矣^{#34}。夫圣人因物之自行，故无迹。然则所谓圣者，我本无迹，故物得其迹，迹得而强名圣，则圣者乃无迹之名也。〔疏〕涂，污也。若与周并存，恐污吾行，不如逃避，饿死於首山。首山，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。 #1郭庆藩引文『清』作『情』。 #2原作『后』，疑误，今依正文改正，下同。 #3原作『大王』，疑讹，依上下文及郭庆藩引文改正。 #4原作『元』，疑误，今依四库本改正。 #5四库本『玉』作『王』。 #6原作『暖』，疑讹，依正文改作『援』。 #7高山寺本『君』下无〔能〕字。 #8郭庆藩引文依正文改『之』作『亦』。 #9原作『饭』，依文意及郭庆藩引文改作『饲』。 #10《阙误》引张君房本无『者』字。 #11高山寺本无『且』字。 #12高山寺本『岂不命邪』作『岂非命哉』。 #13《阙误》引张君房本『弦』下有『歌』字。 #14郭庆藩引文改『根』作『跟』。 #15『回』字依四库本及上下文补。 #16《阙误》引江南李氏本『利』作『羨』。 #17世德堂本无『自』字。 #18赵练议本无此『重伤』二字。 #19原作『情』疑误，依文意及郭庆藩引文改作『损』。 #20赵谏议本『择』作『释』。 #21赵谏议本『雪』作『露』。 #22高山寺本『德』作『得』。 #23《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『娱』作『虞』。 #24#25均依上下文及郭庆藩引文改。 #26四库本『务』作『瞽』，下文同。 #27『以』字依四库本补。 #28四库本『稠』作『稠』。 #29『人』字依正文补。 #30四库本『与』下有『之』字。 #31原作『同』，今依四库本改作『相』。 #32高山寺本『喜』作『熹』。 #33原作『无』，疑误，今依上下文及郭庆藩引文改作『亢』。 #34『人』字依赵谏议本补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<](/pdf/27229-南华真经注疏卷之三十.pdf)

/a></p>